

「红色经典丛书」

狱中书简

「德国」罗莎·卢森堡 著 钟冬樵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 红色经典丛书 |

狱中书简

[德国] 罗莎·卢森堡 著

钟冬樵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狱中书简 / (德) 罗莎·卢森堡著; 钟冬樵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5

(红色经典丛书)

ISBN 978-7-5594-1829-6

I. ①狱… II. ①罗… ②钟… III. ①书信集—德国
—现代 IV. ①I516.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75753 号

书 名 狱中书简

著 者 (德) 罗莎·卢森堡

译 者 钟冬樵

责任编辑 孙金荣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南京台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375

字 数 195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829-6

定 价 35.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致露易丝·考茨基(1904年9月).....	001
致卡尔(和露易丝)·考茨基(1904年9月9日).....	005
致露易丝和卡尔·考茨基(1906年3月13日).....	008
致卡尔和露易丝·考茨基(1906年3月15日).....	011
致科斯佳·蔡特金(1907年6月24日).....	013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5年3月12日).....	015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5年4月9日).....	017
致科斯佳·蔡特金(1915年4月10日).....	020
致弗兰兹·梅林(1915年8月31日).....	023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未署日期).....	028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5年11月5日).....	030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5年11月10日).....	032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未署日期).....	033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未署日期).....	035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6年8月5日).....	036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6年8月24日).....	038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6年11月21日).....	039
致玛蒂尔德·乌尔姆(1916年12月28日).....	040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1月7日).....	043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月15日)	047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7年1月26日)	049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2月4日和2月9日之间)	056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2月7日)	058
致汉斯·狄芬巴赫(未署日期)	061
致玛蒂尔德·乌尔姆(1917年2月16日)	062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2月18日)	067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5日)	070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8日)	074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27日)	078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3月30日)	083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4月)	087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4月)	089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4月5日)	091
致克拉拉·蔡特金(1917年4月13日)	094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7年4月15日)	097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4月16日)	101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4月19日)	106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4月28日)	108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7年4月29日)	112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2日)	114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5月3日)	117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5月12日)	120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5月14日)	124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19日)	126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23日)	128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5月底)	132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6月1日)	135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6月1日)	137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6月8日)	138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6月13日)	139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6月20日)	140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6月23日)	144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6月29日)	149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7月6日)	155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7月20日)	159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7月26日)	163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8月2日)	164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8月6日)	168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8月11日)	171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8月13日)	173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8月18日)	176
致汉斯·狄芬巴赫(1917年8月27日)	177
致弗兰兹·梅林(1917年9月8日)	180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9月18日)	181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7年11月9日)	182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7年11月10日)	183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7年11月15日)	184
致玛蒂尔德·乌尔姆(1917年11月15日)	186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1月中旬)	189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1月24日)	192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7年11月24日)	196
致克拉拉·蔡特金(1917年11月24日)	199
汉斯·狄芬巴赫死后,给他的姐姐葛丽特的信(1917年)	204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7年12月中旬)	206
致伊曼纽尔和玛蒂尔德·乌尔姆(1917年12月17日)	210
致弗兰兹·梅林(1917年12月30日)	211
致伊曼纽尔与玛蒂尔德·乌尔姆(1918年1月)	212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1月14日)	215
致玛尔塔·罗森鲍姆(1918年2月)	218
致弗兰兹·梅林(1918年3月8日)	219
致罗茜·沃尔夫施泰因(1918年3月8日)	220
致斯蒂芬·布拉特曼-布罗多夫斯基(1918年3月9日)	221
致克拉拉·蔡特金(1918年3月11日)	224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3月24日)	226
致伊曼纽尔和玛蒂尔德·乌尔姆(1918年4月22日)	227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5月2日)	229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5月12日)	230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8年5月28日)	233
致玛蒂尔德·雅各布(1918年5月28日)	235
致克拉拉·蔡特金(1918年6月29日)	236
致罗茜·沃尔夫施泰因(1918年7月16日)	239
致克拉拉·蔡特金(1918年7月23日)	240
致露易丝·考茨基(1918年7月25日)	241
致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918年7月底8月初)	244
致卡尔·李卜克内西(1918年8月8日)	246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9月12日)	247
致阿道夫·盖克(1918年9月14日)	249
致尤里安·马尔赫列夫斯基(1918年9月30日)	250
致索菲娅·李卜克内西(1918年10月18日)	254

致露易丝·考茨基

茨威考 1904年9月

亲爱的！

非常感谢你送给我卡尔的照片，并附带写上了可爱的题词！这张照片棒极了，是我见到的第一张真正不错的他的照片。那双眼睛，脸上的那种表情——都是非常好的，（只有那条领带，上面布满了白色豆子形状的斑点，这真的很惹眼！——这样一条领带可以成为离婚的理由。是的，是的，我知道——女人们——即使有着最高贵的灵魂，她们首先注意的还是领带……）（但严肃地说，）这张照片给我带来很大的快乐！昨天，奶奶（米娜·考茨基）的信到了。她的信很惹人喜爱，她想让我开心起来，但她并不善于隐藏她自己的沮丧。给她送去我衷心的问候，希望她的一切事情都再次变得顺利起来。在这里至少是最可爱的天气占了上风。——然而，似乎只要我一离开，世界就要变成碎片了。当我阅读《柏林日报》的时候，看到了弗兰吉斯库斯（弗兰兹·梅林）辞职的消息，这是真的吗？^①但这将成为一次大失败——也是整个第五等级的胜

^① 机会主义者在1903年9月14日—20日举行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诋毁梅林，而党却仅仅做出了温和而前后矛盾的和稀泥似的声明，梅林感到很愤慨，就于1904年6月表达了他辞去在《莱比锡人民报》和《新时代》的工作的意图。

利！^① 他不能克制自己不走出这一步吗？这真的让我震惊，让我感到很沮丧。但同时，你给我写的信上除此之外没有说其他的事情，你这个可怕的家伙！——

现在是晚上，一阵柔和的微风穿过我的屋顶窗，从上方吹进我的囚室，让我的绿色灯罩轻轻晃动起来，柔和地翻动着席勒的书的书页，那本书正打开着，放在我的面前。外面有一匹马被人牵着慢慢地经过监狱，向家里走去，在夜晚的宁静中，马蹄踏在铺过的路面上的得得声，奇怪地安静地回响着。从远处，传来口琴奏出的感伤的旋律，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一个散步从这里经过的新来的人，随着这种旋律“气喘吁吁”地跳起了华尔兹。我在什么地方读过的一首诗里的几句最近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吟诵：

在树木的树顶之上
是我小小的安静的花园
那里有玫瑰和石竹
等了你很久亲爱的

我完全不懂这些话的意思。我甚至不知道它们是否有某种意思，但与爱抚般触摸我头发的空气的呼吸一起，它们把我带进了一种奇怪的心境。生活永远跟我玩着捉迷藏游戏。它似乎总是不在我的心中，不在我所在的地方，而是在远处的某个地方。那时在家里（在我小的时候），我常常偷偷地爬到窗户——在父亲起床之前起来是被严格禁止的——我会静静地打开窗户，偷偷看着外面的大庭院。那里一定没有太多可看的。一切都在静静地睡着，一只白猫用它柔软的爪子爬过庭院，两只麻雀在打架，发出一阵厚颜无耻的鸣叫。又长又高的的安东尼穿着他的短小的羊皮夹克——他无论冬天还是夏天都穿这件——穿着皮鞋站着，两只手和下巴都

① 显然卢森堡用“第五等级”这个词来泛指机会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

靠在扫帚的扫把上，深深思索的表情铭刻在他昏昏欲睡的，没有洗的脸上。这个安东尼，顺便说一下，是一个很有抱负的人。每天晚上在锁门之后，他坐在监狱一层他睡觉用的长凳上，借着提灯微弱的光，一字一字地把官方的“警察笔记”读出声来，他阅读的声音整栋楼都能听得见，就像是压低声音的祷告。在这件事上，他完全是被对艺术和文字的兴趣所吸引，因为他一点也看不懂“警察笔记”的内容，但仅仅喜欢读出这些字；他喜欢这些字就是因为它们本身。尽管如此，他并不是那么容易满足。一次，在他的请求下，我给了他一些东西读——卢伯克的《文明的起源》。^①我刚刚仔细地读完这本书，带着极大的热情去读它，作为我所读的第一本“严肃”的书。但他两天之后就把它还给了我，他的解释是这本书“毫无价值”。至于我，几年后我才开始认识到安东尼是多么正确——安东尼会总是站着待一段时间，深深地陷入思索，但他会抖动一下，用手猛砸一下，打一个长长的呵欠，这个放松的呵欠总是意味着：到了工作的时候了。甚至现在我仍然能听到安东尼把他的潮湿的，弯曲的，里面弄断了的小扫帚拖过铺过的地面的时候发出的啧啧声和啪啪声，在这一过程中他总是艺术地，煞费苦心地在它的边缘形成优雅均匀的小圈，它会被人们误认为是最漂亮的布鲁塞尔花边装饰品。他打扫院子是一首真正的诗。那是沉闷的，吵闹的，叮叮咣咣的大楼生活苏醒前最可爱的时刻。早晨时刻庄严的寂静笼罩在庭院里铺过的地面上的每一件东西之上，窗格子上闪耀着黎明初升的太阳的金色光芒，在上方，带着一抹粉色的云朵在飘动，散发着香气，直到它们在大都市的灰色天空中消散。那时我坚定地认为“生活”，也就是“真正的生活”，是在远处的某个地方，在那

① 约翰·卢伯克是一个英国政治家、银行家和博物学家(他是很多关于人类学、昆虫学和地理学的著作的作者)。他的《史前时代》(最早出版于1865年)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并常常被用作教科书。马克思在它的《民族学笔记》中对卢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做了重要的摘录笔记。见《马克思的民族学笔记》，劳伦斯·卡拉德尔抄录(阿森，1972年)，第331—352页。卢森堡可能不知道马克思的这些笔记。

些屋顶上方的空中。从此我就开始追求这种生活。但它仍然隐藏着，隐藏在一些屋顶或其他东西的后面。最后它是不是全是某种荒唐的游戏或者毫无价值的玩具，对我来说？真正的生活是不是其实就在院子那里，在我和安东尼第一次读《文明的起源》的地方？

衷心地拥抱你，罗赛塔

附言：巴塞尔的“闹剧”——它让我感到很有意思。^① 那里有乌尔什莱格先生，他维持了来自罗马教皇的祝福，在他之后就是尊贵的米勒兰阁下，他对柏林德意志帝国政府唱赞歌。

……好像他们习惯于说过去的修道院歌曲中的话：

Et pro rege et pro papa

Bilunt vinum sine aqua^②

喂，那边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事情变得越来越漂亮。

① 在1904年9月26日—28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了工人法律保护协会的第三次大会。瑞士社会民主党人欧根·乌尔什莱格，作为巴塞尔市市长，在会上做了开幕演说，讲话的人中还有亚历山大·米勒兰，来自法国的修正主义派社会主义者。罗马教皇还向大会表示了他的同情。

② 为了国王和教皇，他们在喝葡萄酒，而且不掺水。

致卡尔(和露易丝)·考茨基

茨威考 1904年9月9日^①

亲爱的卡罗露斯：

谢谢你提供的消息^②。我对出版委员会从不抱很大的希望。当下我放弃了争取发表这篇文章的努力，因为我清楚地知道从监狱里发动一场媒体辩论并不会占有什么优势。我必须急迫地请求你做一件事情：写几句话给普列汉诺夫（如果有必要，你可以到我的住处去拿他的地址），向他解释清楚这篇文章遭受到了什么样的命运，因为，他还在等待它的发表。你会做这件事吗？提前感谢你。让他相信，以后当我从这里出来了，我们将寻找机会重新开始解决这个问题，并且在我们自己的媒体上说正确的话（告诉他们社会民主党的执行部门也站在我们一边）。

因此现在你要进行另一场斗争。这让我感到很高兴，因为它

^① 1904年1月16日（萨克森邦的）茨威考地方法院以她曾在1903年的一次竞选演说中侮辱普鲁士君主威廉二世皇帝而给她定了对君主不敬罪。1904年7月她的上诉被驳回，法庭判处她入狱三个月。1904年8月26日她开始在茨威考地方法院的监狱服刑，但在10月15日，她在为纪念萨克森邦新国王腓特烈·奥古斯都三世的加冕而进行的大赦中被提前释放。见J.P.奈托《罗莎·卢森堡》（牛津，1960年），第198—199页。

^② 考茨基告诉卢森堡，她那篇与《前进报》编辑部关于恐怖主义的观点相抵触的文章被《前进报》编辑部和对《前进报》负责的出版委员会拒绝发表。

显示那些小人物因我们在阿姆斯特丹的胜利^①而感到受到了重重一击。根据我对形势的估计,他们准备在不莱梅再赢回来。^② 我们应该撒上大量的盐来粉碎他们的企图! 因此你说你羡慕我这时被关在监狱里,这让我感到很苦恼! 我坚信你会给库尔特(库尔特·艾斯纳)、格奥尔格(格奥尔格·格拉德瑙尔)和国家的所谓的头脑一记带劲的敲打,但你一定要带着乐趣和喜悦的心情来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把它作为一种不情愿的干预,因为公众总是能感受到战士的心境,如果能从斗争中取得乐趣,将会让你在辩论中获得一种更富有生气的语调,并给你带来道德上的优势。据我所知,现在你确实是一个人在战斗。奥古斯特(奥古斯特·倍倍尔)一定会一直在上帝的葡萄园里劳作,直到最后也是如此,而且正如你所指出的,亚瑟·勒本和保利·勒本是多愁善感的人^③,如果他们在这样一次会议(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之后会是伤感的,雷鸣和闪电将把他们推到地下七英寻的地方,在这两场战斗之间,一个人应该充满了生活的乐趣! 卡尔,现在正在进行的“扭打”和“争吵”并不是一场我们在一种单调乏味的气氛中不得不参加的冲突,大家对它都不感兴趣,在近几年,你不得不多次参与这种战斗,而如今大众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关注恢复了,我可以透过(监狱的)墙感受到它,而且不要忘记第二国际正在密切关注着我们,或者我应该说密切关注我们,因为争辩的起点实际上是在阿姆斯特丹。我给你写所有这些并不是为了“鞭策你”,我不会如此缺乏品味,我是为了让你在你的争辩中感受到快乐,或者至少把我的快乐传递给你,既然在这里,这7号囚室,我不能从这种快乐中得到更多东西。

你知道,我给阿姆斯特丹大会带去了很多思想。对于国际社

① 1904年8月14日—20日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通过了反对修正主义的决议,同样的决议也曾在190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德累斯顿大会上通过。在国际社会主义大会上关于该决议的投票结果是:25票赞成,5票反对,12票弃权。

② 将于1904年9月18日—24日在不莱梅举办德国社会民主党年度大会。

③ 指的是亚瑟·斯塔特哈根和保罗·辛格。

会主义运动的大形势和(我们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在第二国际的前景,我有太多的话想要跟你说,但还必须等一等。对我来说,这个故事的寓意在于,我们有非常多的事情要去做,而且首先有非常多的东西要去学。我指的是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我感到我们(德国人)仅仅通过了解其他国家的现实的社会主义运动,就可以取得优势,并且获得影响力,另一方面我感到仅仅通过与第二国际靠得更近,我们(狭义的我们)在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将会变得越来越强。一句话,我正在快乐地享受着生活。把你的那些文章与信一起放在信封里寄给我,但只给他们文章的剪辑版。我确信克拉拉(也就是克拉拉·蔡特金)不是多愁善感的,而且会与你我二人取得一致意见。你们两个在不莱梅会度过如火如荼的日子。与她在合适的时候达成谅解,她是可以信赖的人。我非常乐意收到她的来信。关于“第四卷”^①,当它真正面世的时候,我非常想给它写一篇书评,因为在我的头脑中关于这本书有很多想法。

现在轮到你了,亲爱的露易丝,或者不如说这一点仅仅是对你说的,因为整封信当然也是写给你的,你通常能更快更好地理解(当这里有些东西需要去“理解”时)我。我非常想给你写一些话,但现在我不得不把它压缩到这样短!让我只说这么多,你的那些信把我带到了最阳光的心境;为了每一个字我感谢你一千次。你的信给我描绘了关于你家周围环境的一张生动的图画!向霍兰德送上我最衷心的问候。经常给我写信,但当你愿意写的时候再写,不要强迫你自己。我吻你们夫妇俩,还有孩子。向奶奶致敬,你的罗莎。

露易丝:请给特鲁尔斯特拉写信,这样当我们到那里(阿姆斯特丹)的时候,我会第一次有机会去拜访萧克耶夫人。你可以毫无顾虑地送照片到这里。从不莱梅给我写一些话,告诉我在哪儿事情进展得如何。

^① 卢森堡计划为当时即将出版的卡尔·马克思的遗著《剩余价值理论》写一篇书评。马克思将这部著作当做《资本论》的第四卷。

致露易丝和卡尔·考茨基

1906年3月13日

我最尊贵的、最亲爱的朋友：

在星期天晚上，也就是3月4日晚上，命运捉住了我：我被捕了。我的护照上已经盖上了让我离境的章，我已经处于离境的边缘了。唉，事情就发展到了这一步。让人充满希望的是，你并没有把这件事过多地放在心上。革命以及随革命而来的一切万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这样说，我非常愿意坐在这儿，而不是与派乌斯争论。我陷入了一种很尴尬的局面，但让我们不做声地忽略这种局面。我坐在这里，在市政厅监狱，在这里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还有精神病人都被塞在一起。在这种环境下我这个囚室简直是天堂（一个普通的单间，在正常情况下只能住一个人），这个囚室如今关了十四个人在里面，所幸都是政治犯。在我们囚室的隔壁是两个大的双层囚室，每个囚室关大约三十个人，都处在混乱的状态中。但是人们告诉我，这样的条件就像是在天堂一样。早先一个囚室里有六十个人，每到晚上他们就轮着睡，每人睡两个小时，而同时其他人就在囚室里溜达。现在我们就像国王一样睡觉，靠在木制的长凳上，被一个挨着一个塞在一起，就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一切都会不错——只要没有人把外面的喧闹带进来。例如在昨天，我们这里来了一个发疯的，语无伦次的犹太女人，她二十四个人

小时一直用她的尖叫和来回跑动让整个囚室里的每一个人屏住呼吸。她让不少政治犯流下了眼泪。今天我们最后把她弄了出去，这样就只有三个安静的疯子跟我们在一起。在这里没有人有到院子里去散步的奢望。为了弥补这一点，囚室的门在白天都是开着的，一个人可以整天在走廊里溜达，这样就可以与妓女们擦肩而过，听她们美丽的歌声和雅致的谈吐，还可以享受到从厕所里传来的香味，厕所也一样总是开着的。所有这些仅仅描述了事物的外部联系，而不是我的内在心境，它总是处于极好的状态。现在我还隐蔽着，但这种状态可能不会维持很久。他们不信任我。总体而言，这个案件是很严重的，因为，我们毕竟生活在一个动荡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所有存在的都应当在将来毁灭”^①。

因此我根本不相信任何长期的货币兑换业务和期票。因此带着一种好心情，来蔑视一切。总体而言，就我们这儿来说，在我一生的时间里，一切事情都进展得非常好。我为此感到非常骄傲。这是在整個俄罗斯的唯一一块绿洲，尽管经历了风暴和压力，工作和斗争都在勇敢地，激烈地进行着，并且取得了进步，就像在“世界上最自由的宪法”时期一样。此外，我们的工作是一种阻碍（建设），日后将在整个俄罗斯成为样板。从健康的角度来说，事情变得越来越好。因为案件很严重，我将被转移到另外一个监狱里。不久我会给你写信说说那边的情况。你们一切进展得怎么样，我最亲爱的夫妇俩？你们将要做什么？孩子们怎么样？奶奶怎么样？汉斯怎么样？给我们的朋友弗兰茨库斯（梅林）我最衷心的问候。希望在坚定的汉斯·布洛克的努力下，《前进》的事会再次好起来。^②

现在请求你做几件事，露易丝：（1）请替我付房租，我会尽快还

① 这句话是歌德的剧本《浮士德》里的摩菲斯特说的。

② 在卢森堡于1905年12月底离开柏林，前往华沙后，布洛克被调到《前进报》取代她。他是卡尔·考茨基的支持者。

你,非常感谢。(2)请在我的授权下,立即送一张 2000 奥地利克朗的汇票给克拉科夫的提奥多尔斯祖克的印刷店的亚历山大·里博先生,地址是绿色街 7 号,并且让亚当·潘兹绍夫斯基先生去送交。对这个印刷店提出的所有其他要求都暂不答复。(3)同样地,这张 500 马克的汇票给雅尼采夫斯基在柏林的印刷店,地址是伊丽莎白-厄弗 29 号,仍由亚当送交。(4)除了这两笔钱以外,没有经过我的请求,不要发放任何钱款,大多数支付钱款都从特别账户提取,而不要从主要账户提取。唯一的例外是可以应卡尔斯基的要求付钱,除此之外,不要用主要账户里的钱支付,而且也不要从汉斯账户提取钱款支付。(5)从老前辈那里,从于斯曼那里要求得到我们应得的份额,并将它存在主要账户上。(6)卡尔,亲爱的,在这个时候你要在国际社会主义局承担起代表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的职责,并正式通知他们,而且你参会所支出的任何旅行费用都将得到补偿。(7)不要公开我被捕入狱的消息,直到此事已经被他人披露了。然而——我要让你知道——只要出一点声响,这儿的人就会吓一跳。

我不得不就此停笔了。一千个吻和最好的祝愿。写信就直接寄到我的地址:华沙市政厅监狱安娜·马什科夫人。毕竟我是《新时代》周刊的工作人员。但当然要写得得体。再一次给你最好的祝愿。牢门关了。我全心全意地拥抱你。你的安娜。